



群众文艺创作丛书

比钢还坚强

(散文)

重庆群众艺术馆编

重庆人民出版社

羣众文艺創作叢書

比 鋼 還 堅 強

(散 文)

重慶羣众艺术館編

重慶人民出版社

比鋼还坚强

重庆群众艺术馆編

*

重 庆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

(重庆嘉陵路344号)

重庆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1号

重 庆 印 制 第 一 厂 印 刷

新 华 書 店 重 庆 发 行 所 发 行

*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2 $\frac{3}{4}$ 字数55千

1958年9月第1版

1958年2月第1版第2次印刷

印数5,001—8,200

統一書号：10114·274

定 价：(6)0.24元

目 次

一个女輔助工	建設机床厂工人 徐豪英 (1)
大胖和小胖	第二建筑工程公司 余开选 (7)
追	空气压缩机厂 刘順祥 (25)
野馬	重鋼工人 相 干 (32)
我們只有一个任务	建設机床厂 郭光仁 (44)
暴风雨之夜	重鋼二公司 王曰鵬 (49)
父子	建設机床厂 王集仁 (52)
真正的年輕人	重鋼工人 徐尙衡 (61)
老当益壯	建設机床厂工人干部 程木生 (66)
比鋼还坚强	重鋼工人 林隆全 (71)
結婚	建設机床厂女工 张惠芳 (73)
“要讓棉杆皮复活”	工業局 戈 蘭 (75)
大跃进中的几頁日記	沙坪壩区五金电料商店 石华山 (78)
深山野洞找燕肥	紅池壩农场下放干部 晓 帆 (81)

一个女辅助工

建设机床厂工人 徐豪英

每天，上班不一会，就有一个年轻的姑娘，握着一把长柄的扫帚从车间的一面扫地过来。每当扫到我车床旁的时候，总离不掉要看她两眼：胖胖的身材，穿件加克式的工作服，两条黝黑的大辫盘在头顶上，用劳保品丝网套住。两颗明亮的眼珠，一张红扑扑的脸。她一声不响地扫着地，扫完了，便拉小车来。小车上放有两个籬筐，把东一堆、西一堆的垃圾装进筐里拉走。

一次，她拉空车回来，站在我的车床边看了一会说：“师傅，这些料头都是不要的了么？”

“是呀，倒长不短的。”我看着那几木盒余下不能加工的料头回答。

听罢我的话，她不声不响地把那料头一盒一盒倒进籬筐里，我问她是干什么，她说这样长短的料头那边有部车床做的活大概能用，拿去试试。装好了，看见厚木盒底下有一滩滩的油，便用棉纱去沾，然后拧进油桶里。我对她说：“同志，甭搞它，这是车床牙箱漏油，连修机组都没有办法。”她向我问明了漏油的地方，不满意地拉着满车的料头走了。

我目送她消失在机器纵横的车间里，心想，是一个挺有心

眼的姑娘。

次日早晨，上班一看，地面干干淨淨的。那漏油的地方安放着一个小小的白鉄盒，里面还有一层薄薄的油。

有一次換磨刀子，一不小心把刀台上的螺絲給扳斷了。我翻箱倒櫃找螺絲，把工具櫃內的东西全弄了出来，搞得遍地都是，但就找不着一顆合用的螺絲。正在心焦，这位姑娘又扫着地来了。

“这些螺絲都不要了嗎？師傅。”她站住平靜地問。

我看看她，沒有回她的問話，仍低下头管自找我的螺絲，口里一边嘀咕：“連一顆能用的都沒有……”

听见我的話，她也蹲下，帮助把翻乱的螺絲撿回工具櫃，还問要找什么样的。我把斷了的遞給她，她看了看說：“到那面去找吧，我平时扫地撿得有一些螺絲。”

“这是公制的不好找。”

“各式各样的都有，去看一下吧？”她誠懇的說。沒有法，便同她一路去了。

一个不很宽的巷子，上面有一块竹棚，堆着許許多多的废旧东西。旧牙輪呀，旧刀具呀，各种机器上的另件呀……无所不有，簡直是一間万有的废物室。

“你去找吧。”她說完便走了。

我很快地就找到兩顆合用的，还选了兩把可用的白鋒鋼刀头。

“喂，是誰在这里拿东西？”我正待出来，忽然有人大声問。一看是李小鬼，他见我笑嘻嘻的：“徐師傅你找啥东西？”

“一顆螺絲，你呢，你干什么來？”

“我呀？ 這個——”他把幾塊廢鋼甩下，順手揀兩個牙輪。

“呵，又要改新東西了？”

“自動漂洗機，待天還要叫徐師傅幫忙哩！”

“恭喜，恭喜……哎，李小鬼，這些是你撿的么？”我指着這大堆廢物問。

“不是，”他說，“這是我們工段掃地組殷妹珍同志撿的，她是這次組織上號召‘工業抗旱’運動的突擊手。团支部還提出了：‘學習突擊手殷妹珍，每人拾鋼一千斤’的行動口號。”

接着李小鬼介紹說：自從生產大躍進以來，她就是輔助工段的一個女諸葛。根據輔助工人員多，工作少而另亂的現象，創造了一人負多責，大家都負責的工作方法，減少了百分之四十的人員，打破了部分人認為輔助工不能躍進的論調，曾先後六次幫助生產部門改進技術和加工方法，榮獲了優秀共青团員和輔助工種“女標兵”的光榮稱號。

這殷妹珍不是別人，正是我近來每天見着的那個胖身材、紅臉蛋的掃地姑娘。

“還有一個好消息，”李小鬼做出很神氣的样子，“她上星期不知在那兒搞到兩大籬料頭，拿去代用加工銷釘另件，為國家節約了不少的鋼材。”

“呵，”我想起了她在我那兒拿料頭的事。有點埋怨地說：

“真奇怪，這樣一個先進人物我簡直不知道。”

“你當然不會知道……”李小鬼不以為然地，“她幾月前

还不是同所有的輔助工同志一样，对工作不是那么热爱和認真，大辯論后才开始……”

“等着吧，不久你就会知道的，全厂的工人同志們都会知道的。”李小鬼向她工作的地方走去，又回头大声說。

我默默地点了点头。……

一个礼拜六的下午，我走出車間，忽然听到有人叫我，回头看，却原来是殷妹珍。

“徐师傅，我想和你商量一下，你做的螺絲……”她平靜地，象边說边措詞一般地，“是不是可以一次做兩件？”

我一听是关于生产的事，而且是建議我多工件加工，这一定是学习了廖世刚同志的經驗。

“那怎么行呢，这是螺絲呀！你在那儿看见过一次加工兩件螺絲的嘛？”我支吾地回答，真想想不到她会想得这么高妙。

“沒有见过？”她說，“但我想还是可能的……。”

“可能的？如果只是想像倒差不多。”我告訴她，这螺絲以前是元車加工，生产大跃进时才改为六角車加工的，提高产量很不少了。

“再提高又有什么不可以呢？大跃进么！”她的嘴真硬，好象真有誰碍着把产量提高一样。

她见我说不說話，又說：“你想，你做的螺絲沒有螺帽，遍身是絲，又不長；只要把長度增加，一次切兩件有啥不可以。

……”

“有啥不可以？”我心想，人家都沒这样做呀，比如車長了会不会前大后小……

“組織上不是叫我們要打破迷信么？……”

“这样說，我是有迷信了？由元車改为六角車，提高产量三倍多也是迷信嗎？”

“……那么你就再試一下，若能提高不更好嗎？”

……

結果是我服輸了，但对她說：这两天沒有空試，业余时间要找妙計，星期天我要义务加班。

“嗨，她多有理呀，她說义务加班正該做这些事，成功了也等于找着了妙計。”

于是，只好答应她星期天試了。

星期天，車間里有很多的人，不少車床都在轟轟的轉動；三五成羣的人到处都是，这些人象把休息日忘了。

到了車床边，她把一切都准备好了。工具、刀具整齐地摆着，連一些不用的工具也拿了出来。

車間里的人，听說要試驗多件螺絲加工，都跑来看。我再三申明是妹珍同志提的。

我裝好生活，調整好距离，把走刀量放長（六角車車絲不同元車）。然后，老練地扭開車床，生活便飞也似地轉了起来。

“注意呀，徐师傅！”李小鬼突然鑽了进来鼓励地說。

一連做了好几件，到处都好，就是兩件生活的大小不一：头个小，二个大，次次如此。周圍的人也紛紛議論：有的說是牙刀問題；有的說是太長了有讓力，所以二件大。

意见多而不一致，更沒解决的办法，我也沉浸在思索里。这时，很久沒开腔的股妹珍說話了：“如果有什么东西套它一下，那就……”

“絲板，絲板！車兩刀后用絲来拉……”旁边一个同我一

样年轻的师傅，听见妹珍的话，没让她说完就高兴地叫着说。

大家的心也亮了，齐声叫着：

“好，好！”

“好！”

我迅速地倾来丝板，一试，哈，果然没大小不一的毛病了。

“再来一个，一次做三件。”旁边的人看见成功了，几乎又同时叫着。

“对，对！”有几人应着，其中有妹珍的声音。

试验结果良好。

“成功啦，成——功啦！”李小鬼大声宣扬着，一边抓起一把算盘拨了两下：“提高产量百分之四十，质量……”

周围的人也都欢腾了起来，有的还在轻轻拍手哩！

我握住股妹珍同志的手，异常激动地说：“今后我只有更多的超额完成国家计划来感谢你……”

“不，不，这是解放了思想，……”她吃力而激动地说，脸龐显得更红了。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大胖和小胖

第二建筑工程公司 余开选

砖工組有兩個胖娃，年紀大的一个叫大胖，年紀小的一个叫小胖。大胖今年二十二岁，小胖今年二十一岁。其实，他們只能夠叫“棒”，不能夠叫“胖”。因為他們虽然肉多，但很結实，黑蛮蛮的，看起来渾身都帶劲。

大胖和小胖的感情非常好。老师傅們說他們是城皇庙的鼓槌——一对；年輕人則半羡慕半开玩笑地說他們是“公不离婆，秤不离鉞”。曾經有过这样一件事：大胖認為自己年紀已經差不多了，應該找个对象啦。小胖知道了，心里很不贊成。他怕大胖有了女朋友，会影响他們之間的感情。他很不滿意地对大胖說：“你何必这样积极呢？現在提倡晚婚，三十岁結婚都不算晚。”以后，大胖真的沒有再提找对象的事了。

比起来，小胖要比大胖精灵得多。大胖渾厚，老实，心直口快。小胖恰恰和他相反，他聪明，伶俐，心眼多，能說会道，爱开玩笑。遇到他高兴而又找不到其他对手开玩笑的时候，他就找大胖扯，逗大胖，占大胖的小便宜。上星期一晚上，工区开第三季度发獎大会，大胖和小胖都是先进生产者，都得了獎。散会后，小胖高兴得很，他一个劲地向大胖挑衅，不是摸他一下，就是撑他一把。后来把大胖惹冒了火，衣袖一挽，警

告他說：“你再鬼扯，我就揍你！”有好多回了，大胖說要揍小胖，可一回也沒有揍成。

可也怪，小胖雖然經常逗弄大胖，但大胖對他還是言听計从，甚至在吃東西的小問題上，也是這樣。有一回，大胖買了個鴨頸子，看到上面有些毛，吃不下，就問小胖怎麼辦。小胖也真有耐心，認真地想了想說：“你鑽在沒有電燈的黑巷子里去吃吧。”

“行嗎？”

“眼不見心不煩。為什麼不行？”

大胖真的採納了他的意見。

“安不安逸？”小胖問。

“嗯……安逸。”大胖邊吃邊回答。“你吃不吃？”

“我不吃。”其實小胖也很想吃，但要他做到“眼不見心不煩”，他可辦不到。

是的，看起來，大胖似乎是有点傻。可是你千萬別認為他真正傻，他只不過是比別人心直，老實些罷了。不過，他還是有他的主見的，他也有不聽小胖的話的時候。比如最近天氣冷了，小胖就愛睡點懶覺。大胖一年四季都是有早起的習慣的，他最討厭睡懶覺。他認為睡懶覺是一種暮氣表現，尤其是年輕人，這更是一個大缺點。他勸小胖不要睡懶覺，早點起來跑跑步，做做早操，對身體是很有好處的。但小胖卻說：“你早點起來，跑跑步，做做早操，目的是鍛煉身體，使身體健康。我多睡點覺，目的是保養身體，也是為了使身體健康。同樣的是為了身體健康，只不過方法不同。我看我們誰也別管誰，各人自由吧。”

开头，大胖喊了他几回，一点没有起作用。于是他就干脆不喊了，自己一起床，就用力把小胖的被盖一掀，给他扔得远远的，害得小胖爬都爬起来不赢。

“你简直是个恶霸！”小胖气鼓鼓地说。

大胖没有理他，端着洗脸盆洗脸去了。

以后，小胖只要一发觉大胖起床，就连忙紧紧抓住被盖坐起来，马上忙着穿衣服。

星期五的中午，久雨初晴，真是一个难得的好天气。初冬的阳光射在人的身上，暖烘烘的，使人又舒服又懒散。吃过午饭后，大胖将双手枕在脑后，伸直两腿仰躺在床上，舒舒服服地闭目养神。小胖抓了一张当天的地方报纸，津津有味地坐在大胖旁边看。

突然，小胖叫了起来：“呸，这娃上报啦！”

“哪个？”大胖抬起头来问。

“胡春江。”

“胡春江”，一听到这个名字，大胖象弹簧一样从床上跳起来，和小胖共同读着报纸上的那条消息。

消息很简单，主要是说五另二工区青年砖工胡春江，由于他认真推广了“双手挤浆”和“跳线法”，创造了日砌六千另十二匹砖的新纪录……

“这下他可出名了。”看完了那条消息，大胖心里很羡慕，忍不住自言自语地说。

“出名！你就光想到出名！就不想想他对国家的贡献？”小胖故意顶他。

自己一說話小胖就故意的頂，大胖已經听习惯了。他沒有理他，又自言自語地說了句：“真沒有想到連他也会上报！”

“有意见？”

“你个家伙老是鬼扯什么？”大胖有些生气了。說正經事小胖也來橫起扯，大胖还是容易冒火的。“我是說他都能砌这么多，那么我們呢？”

“你，伟大伟大，昨天才砌这么多——”小胖伸出两个指头，諷刺地說，“兩千另点点。当然，胡春江要比你高三倍，还得差点点。”

“兩千另点点怎样？难道我就不会去向他学！”

“向他学？”这句话可把小胖提醒了。他想了想，很正經地說：“对，向他学，星期天就找他去！”

他們正在商量星期天如何去找胡春江学的时候，他們的組長李金山气冲冲地走进工棚里來了。

李金山撅着嘴，板着面孔，眼睛虽然沒有瞪圓，但眼光很刺人。显然，他遇到什么不順心的事情了。

“快到飯堂去开会！”他没好气地对大胖和小胖喊道。

“开什么会？”小胖問。

“紧急会！”

“什么紧急会？”

“等会你就晓得了，老是問个啥！”他簡直是不耐煩了。

“問不得呀？”

“問不得！”

“为什么問不得？”

“老子生来就是这个脾气！”

小胖望了他一眼，回过头来把嘴巴一扁，就拉着大胖跑了。

的确，李金山遇到了很不順心的事情。

事情是这样的：大胖他們正在修建的这幢厂房，是生产新产品的厂房。由于其他厂矿对该項新产品的迫切需要，建設單位决定提前五天开工生产，这就要求工程也得提前五天完工。而工程要提前五天，首先就决定于砖工。因为砖工只要提前五天把牆砌好，其他工序就可以提前接手干了。

今天中午，刚吃过午飯，工長就把李金山找了去，要求他們小組无论如何得想办法提前五天完成任务；而李金山則說无论如何也不得行。就这样，越說越僵，越說越着急，最后甚至吵了起来。

“你为什么这样保守呀？”工長生气了。

“我保守？你簡直是官僚主义，乱扣帽子！你眼睛瞎了嗎？你当工長还不知道我們一天能砌好多砖嗎？”李金山也生气地和工長嚷开了。

“你开个小組会讓大家討論一下嘛。”

“开会有个屁用！”

“沒有用也得开！”工長坚决地說。

工長坚持要开，李金山当然沒有办法，他只好帶着满腔怒气，气冲冲地去找小組的同志們开会。这就是他生气的原因。

李金山因为赌气，沒有掌握會議。會議是由工長主持的。当工長把开会的意义宣布了之后，大家都你望我，我望你，沒人开腔。大胖实在忍不住了，就說：“我看我們先答应了再說

吧。”

一听这话，李金山就把满腔的怒火轉移到他身上来了。

他瞪着眼睛問小胖：“答应了再说！說着要嗎？”

“怎么会說着要呢？”

“不是說着要怎么会答应了再说？一答应了，什么計劃都提前了：材料提前来，粉水工提前来，油漆工提前来，玻璃工提前来……到时候完不成，你把这一大攤子給哪个摆起。你叫我們小组的脸皮往哪里搁？”

“但总不能睁开眼睛看到其他厂矿的生产受影响呀！”

“那有什么办法呢？建設社会主义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嘛！”李金山的眼睛斜瞪着他，冷冷地說。

“能够早点建成不好嗎？”大胖也毫不讓步地反对。

“你長得有几双手——十双，还是八双？”

“不管十双手八双手，我总沒得保手(守)！”大胖实在忍不住，就狠狠地頂了他一句。

这以后，两个人就一个釘子一个眼的頂起来，弄得工長也沒法掌握会场。由于发言的只有大胖和李金山两个，一个說贊成，一个說不贊成，他也沒法做出結論，只是在宣布散会的时候表示：希望大家尽量想办法，能提前一天算一天。

“你刚才啞啦，为甚么不开腔”一散会，大胖就气鼓鼓地責問小胖。

其实也难怪小胖不发言。因为李金山不是別人，正是他的父亲。小胖三岁的时候，母亲死了，李金山就負起了父亲和母亲的双重責任。那时候他在封建把头手下作工，工資很少，跟不上物价的飞漲。他和小胖經常吃不上飯。为了使小胖能尝

点油葷，在工場打牙祭的時候，李金山常常是只吃白飯，把自己那份菜帶回來給小胖吃。他疼愛小胖，情願自己穿襟襟，打赤膊，每年也要給小胖做兩件象樣的衣服。他甚至想方設法的供給小胖讀了幾年書。可有一樣，要是小胖不聽話，他就非常傷心，認為自己一片苦心白費了，李金山平時對他是不聞不問，少言少語的。可是說一句就得算一句，非要小胖聽不可；要是小胖不聽，和他講道理，他就吼起來：“老子生來就是這個脾氣。你娃娃翅膀長硬了，教訓起老子來了。凭你豆芽長得象天高，還是他媽的一窩小菜！”幸亏小胖心眼多，不和他當面頂撞，而是想辦法繞彎磨角的，等他氣消了，再去說服。

大胖知道小胖深深地愛他的父親，他自己也是很尊敬他的，把他當做長輩看待。因此，李金山有時發他的脾氣，他忍了。李金山有不對的地方，他原諒了。但這回可不行。這是关系到許多工礦的生產問題，在這個問題上半點也不能讓步！而小胖在這個問題上却不發言，大胖當然有意見，而且要很生氣地責問他了。

“光打嘴巴仗有什麼用？”小胖冷靜地回答。

“依你說應怎麼辦？”大胖向來是信服小胖的，聽他口气，似乎另外有辦法，他馬上就轉變了口气。

“今天晚上就去找胡春江，把他那一手學過來。只要我們能够砌到四千匹，就什麼問題都能解決。”

“啊，是這樣呀！”大胖高興起來。“嗯，還是你的鬼名堂多。”

當天吃晚飯的時候，小胖只吃了兩碗飯就不吃了。他碰了大胖一下，压低嗓子說：“走。”